

隋唐五代部分

居处安心，
行动权变。

——隋·王通



一物失所，若纳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车而泣之。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纳隍(huáng)：隍，没有水的护城濠。

【解析】这句话说古代圣人治国体察入微，如果有什么事物不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就好像自己犯了把人推入干涸的护城濠一样的错误，感到愧对百姓；如果见到有人犯罪，为之下车而哭泣，自叹德薄不能教化人民。祖君彦此言赞颂古代圣人治国育民是代天而治，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以此反衬隋炀帝残暴荒淫，从而树立李密起义军“正义之师”的大旗。

谦德轸于责躬，忧劳切于罪己。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谦德：谦恭的品行。轸(zhěn)：痛。

【解析】这句话说圣人以谦恭的品行待人接物，治理国家时时担忧，处处辛劳，凡有差错则痛切地责怪自己失职。他们被百姓拥戴为帝王，行使着上天之子一样的权力，他们认为治理百姓是上天赋予的职责，所以敬畏上天、神明，兢兢业业，唯恐有负苍天；他们爱护百姓，为之奔走辛劳，让他们感到上天以厚德载物。这才是为君之道。

鼓腹击壤，凿井耕田。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鼓腹：是说上古之民饱食无事之乐。击壤：一种游戏，上古时人民以块壤相击取乐。

【解析】这句话是说上古之时天下太平，人民饱食无事，以击壤取乐；凿井有水可饮，耕田有粮可食，自给自足，恬然自安，无须统治者来管理。作者描绘上古升平盛世，意在说明古代圣人治理天下，上敬神明、下爱黎民，仁爱、辞让，无须用尽心思，百姓自然安乐。这只是理想中的“无为而治”的大同社会。

天地难容，人神嗟愤。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嗟(jiē)愤：嗟叹，愤恨。

【解析】这句话说人犯了天理，天地为之动怒，难以容忍，人民和神明都表示嗟叹和愤恨。大自然有它的不变规律，即天然的道理，万物遵循着它而繁衍、生息，违背天理则为天地所不容；治理天下不因上天之德教化百姓，则使纲弛纪乱，“人神嗟愤”。祖君彦此言揭露了隋炀帝的昭彰罪恶，也使我们看到了民怨沸腾、揭竿而起的隋末农民起义场面。

隳坏盘石，剿绝维城。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隳(huī)：破坏，毁坏。盘石、维

城:皆指宗室之亲以卫护国家。

【解析】隋炀帝是个十足的暴君,又荒淫无耻,无父无君。为窃国篡位,不惜毁废同宗杨秀、杨谅等,作者此言即是说隋炀帝为独断专权,迫害本是卫护国家的宗室之亲。儒家讲对父母要“孝”,对兄弟要“悌”,隋炀帝弃伦理纲常于不顾,必使国家礼崩乐坏,况且兄弟之间尚不信任,他日益成为众怒所归的独夫。

未晓求衣,晷晷不食。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晷(zè)晷(guǐ):晷,太阳偏西;晷,日影,比喻时光。

【解析】这句话说明君主为治理国家夙兴夜寐,天未明就穿衣起来,一直忙到太阳偏西也顾不上吃饭。他们认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不是哪一家的天下,治理好天下是他们的职责,以便传位给贤人,所以他们倾尽全力,不顾惜个人辛劳。作者此言是为对比说明“家天下”的君主多没有治理天下的责任感,通常因贪图安逸,忽视民情而使国家走向没落。

大禹不贵于尺璧,光武不隔于反支。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光武:应为汉明帝。反支:古代阴阳家按阴阳五行配合岁月日時推算出的凶日称为反支。

【解析】大禹不以盈尺玉璧为贵,反而以一寸光阴为贵,因为时间难得而容易失去;汉明帝为了让百姓充分行使权利,命官府反支日也要接受民众上书,为挤出更多时间不怕犯了凶日。他们都珍惜光阴,以之为宝,并且把时间都投入到造福人民的的工作中。这提醒了我们要节约时间、珍惜生命,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追求真理的奋斗中去。

穷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资财。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穷、罄(qìng):都是用尽的意思。筋力:力气。

【解析】这句话是指隋炀帝无休止地征发人民服劳役,想要榨干人民每一滴血汗,沉重的赋税刮尽了民脂民膏,他还要敲骨吸髓。隋朝之所以灭亡,就在于隋炀帝耽于逸乐,未能认识到人民的力量,如果轻徭役、薄赋敛,以德绥人,安抚百姓,隋也会成为太平盛世。此语道破隋朝灭亡完全是人祸所导致的,既强调了其必然性,也警示后来人“天作孽,尚可救;自作孽,不可活”。

猛火屡烧,漏卮难满。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卮(zhī):古代盛酒的器皿。

【解析】隋炀帝征民力无数大建宫观，提前几年征收赋税，仍然难以满足他贪得无厌的需求。这句话正是对他的贪婪的绝好形容：他的欲望似火，得到的像柴，柴越多火烧得越旺，永远不会熄灭；他的欲望又似一只漏孔的酒卮，多少酒才能把它填满呢？隋炀帝的统治下，人民是永无宁日的，作者用两个比喻表达了人民忍无可忍的激愤情绪和隋末危机四伏的局面。

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弃于匡床。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赤子：初生的婴儿。匡(kuāng)床：有帘的床。

【解析】此句意为隋末农民置身水火，饥荒和徭役迫使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身为父母没有能力抚养幼儿，送人或卖掉希望他能继续存活；夫妻因为大难来临，难以相顾而散，全无往日情分。舐犊情深、相敬如宾是我们追求和赞颂的美好品质，可是在灾难的冲击下，一切都变得那么贫乏和苍白，只有生的渴望是最强烈的。这种情况下，个人是可怜的，不能责怪他自私，而应谴责代天而牧的统治者。

家苦纳秸之勤，人阻来苏之望。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纳秸(jiē)：秸，农作物脱粒后的茎。纳秸统指赋税之重。来苏：意为有人拯救后死里求生。

【解析】此句意为百姓家家苦于纳税之勤，人人都绝了继续活下去的希望。统治者征沉重赋敛只是为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而丝毫不体恤民生疾苦，百姓穷愁交困，缴不上赋税，甚至完不成再生产。君主如果没有了人民，也就不成其为君主，社会是一个协调运作的系统，哪一方面的不平衡都会破坏这个系统。使民无生之希望，则君主也无所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夷不乱华，在德非险。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此句意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能图谋侵犯中原华夏民族，原因在于我们以德绥人，而不在于我们山河险固。

【解析】魏武侯夸赞魏国山河之固，以为是魏国御敌的屏障，吴起反驳他说守卫国家的根本在于国君行王道、讲仁德，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最亲近的人也会弃之而去。是的，堡垒常常在内部被攻破，战略上也讲“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内部团结一致，敌人就没有办法战胜。上面这句话批评隋炀帝不行仁政，无德必失天下。



积怨满于山川，号哭动于天地。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此句意为百姓郁积的怨恨随处随时可见，遍布于田野山川，凄惨悲痛的哭号声惊动了天地。

【解析】战国时君主学习齐桓晋文之事，崇尚“保民而王”，他们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隋炀帝大量征发劳役，致使百姓怨声载道、哀鸿遍野，天地间笼罩着悲苦哀愁的气氛，上苍也不忍听民之哀号。怨恨积聚到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出来，“天人合一”，天地山川的景象也表明时候到了。此言说明隋炀帝罪大恶极，亡国杀身是上天注定的。

石田得而无堪，鸡肋啖而何用。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石田：多石之田，不可耕种。鸡肋：比喻留之无用，弃之可惜的东西。

【解析】隋炀帝连年出兵征伐辽东、朝鲜，非但未能占领，反而因损失惨重而使民心背离，未能外固疆界反而内失民心。祖君彦认为辽东、朝鲜之地就像一块多石的田地，得到了也不能耕种，又像一根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隋炀帝为此征用大量兵力、民力，实在是因小失大。此语讽刺炀帝独断专行，做事不为江山社稷、国计民生考虑。

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戢(jí)：收敛。此语意为发动战争就像放火烧荒，不注意收敛、控制就会危及自身。

【解析】凡事都有两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不加注意，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隋朝统一了全国，兵强马壮，物阜民丰，奠定了大好基业。炀帝恃强，轻易用兵，对朝鲜应该安抚，使之臣服纳贡。不该不顾实际想要吞并它，况且军队长途跋涉，已是强弩之末，自然征讨不力，连年征战耗尽人民资财，离散人之子女，终于导致亡国。

君子结舌，贤人缄口。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结舌：此指拒绝说话，现指因紧张害怕而说不出话。缄(jiān)：封住。此句意为贤人君子不敢向残暴昏庸的皇帝进谏，以免触怒皇帝，惹祸上身。

【解析】国家治理的理想局面是国君听取民众意见，及时改过，民众位卑不忘忧国，以天下为己任，这样则上下沟通，上行下效，国家富强，民众安乐。隋炀帝不仅残害百姓，而且在处理统治集团内部关系上有种种倒行逆施，导致贤人君子不敢评议朝政的严重后果，这句话揭示了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和炀帝的

“独夫”面目。

钱神起论，铜臭为公。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钱神：西晋惠帝以后，纲纪大坏，鲁褒作《钱神论》讽刺当时贪鄙之风。铜臭：讥讽以钱买官者。

【解析】设官用人，应该考察衡量他的品德才能，审案量刑，应该秉公办理。隋炀帝时，朝廷腐朽，社会上又兴起西晋时一样的贪鄙之风，金钱左右着官吏任免、案件审理，成为公行的办事标准。常理因此被破坏，君子位居下层，小人登上高位，为官者不忧社稷，不思黎民，徇私舞弊，贪赃枉法。哪里还有什么公理可言？

志怀翻覆，言行浮诡，危急则勋赏悬授，克定则丝纶不行。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浮诡：虚浮狡诈。悬：距离远。丝纶：皇帝的说话。

【解析】此句意为心意反复无常，言行虚浮不定，情况危急时宣称将要给予立功者升官，打了胜仗，事态平定后又不兑现。孔子说“以而无信，不知其可”，国君治理天下更要对老百姓讲诚信。商鞅变法之前，“城门立木”取信于民，变法顺利开展；项羽刻印封部下为王侯，却舍不得交出印去，结果失信于将士，功败垂成；隋炀帝也是行不践诺，必将重蹈项羽之覆辙。

四维不张，三灵总瘁。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四维：《管子·牧民》：“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三灵：天、地、人。瘁(cuì)：困病。

【解析】此句意为礼、义、廉、耻这四项维系国家统治的道理得不到宣扬，天、地、人三灵都感到困病。知礼则行为端正，知义则惩恶扬善，知廉则廉洁奉公，知耻则有所不为，君主治国有教化人民的职责，现在君主都不识礼、义、廉、耻，治理国家势必会导致天怒人怨。天地之神降灾害表示对国家统治的不满，人民将通过反抗来求得一个稳定的社会。

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罄(qìng)：用尽。决：冲开堤坝。

【解析】此句意为砍光南山的竹子用来做竹简，也写不完隋炀帝的暴行；把东海之水引入大陆，也洗刷不尽隋炀帝的罪恶。隋炀帝罪状累累，每一条都足以使他亡国，再愚昧的人也知道现在的情况和夏末、商末一样，亡国是必然的。无道之君，人人得而诛之，是大家群起讨伐暴君的时候了。这句话说明了隋炀

帝罪大恶极、死有余辜，语句气势充沛、酣畅淋漓，形象地示现了人民起义荡涤炀帝罪恶的场面。

苍生懔懔，咸忧杞国之崩；赤子嗷嗷，但愁历阳之陷。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懔懔(lǐn):恐惧的样子。嗷嗷:哀鸣声。

【解析】此句意为天下百姓表现出恐惧，都像那个杞国人一样担忧天地崩坠；哀鸿遍野、怨声载道，害怕国家灭亡像历阳下沉变成湖那么快。百姓都渴望国家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定富足，统治者的暴政使百姓感到担忧；现在的统治已经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随之而来的朝代更替之际的战争，更将使生灵涂炭。作者此言表现了对受苦的百姓的同情。

国祚将改，必有常期。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祚(zuò):福，引申为封建王朝的统治。

【解析】此句意为国家的统治将要改朝换代，必然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作者认为君主的统治地位是上天赋予的，一个朝代统治时间的长短也是有定数的：商王朝统治天下六百年而亡，周成王占卜知周朝统治有三十世，时间为七百年。因此，他相信民间流传的谶语，坚信隋朝统治三十六年后必灭，号召百姓顺天应变。作者这种看法是迷信的，国运兴衰不是上天决定的，而是内因、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隋朝统治了三十七年，是在作者写此文的第二年灭亡的。

厌德之象已彰，代终之兆先见。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厌德:天厌弃隋之德，指隋朝气数已尽。彰:明显，显著。

【解析】此句意为种种迹象已经表明隋朝气数尽了，亡国的征兆已经预先出现了。一切事情的发展都是有它的过程的，我们可以根据它的发展状况预见它的结果，隋炀帝横征暴敛，荒废政事，隋朝统治到了穷途末路。但这不是天厌弃隋之德，而是隋朝统治腐朽，被滚滚前进的历史车轮甩在了后面，人民要求一个和平、安乐的社会，历史将让一个新兴的王朝来取代隋朝。

家传盛德，武王承季历之基；地启元勋，世祖嗣元皇之业。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季历:周武王祖父。世祖:汉光武帝刘秀。元皇:汉元帝，光武尊元帝为父。

【解析】此句意为伟大的品德能够在家庭内部传递，比如周武王承袭祖父

的基业；一个地方可以接连出现有特大功劳的人，比如光武帝继承汉元帝的事业。作者此言实际上是在赞颂李密，他聪明神武，有家世，有才德，认为他也能承习其父李宽（隋上柱国，蒲山郡公）的盛德，成为取隋而代之的杰出领袖。把李密比作周武王和汉光武帝，显示了作者必胜的信心。

冀马追风，吴戈照日。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此句意为起义军中马匹精良，塞外的马有追风的速度，武器装备充足，吴地出产的兵器林立，熠熠反光。

【解析】这句话只说了马匹和武器装备精良，却表达了多重意思：一、以小见大，可以看出起义军正义之师，兵威马壮，将士们英姿飒爽、斗志昂扬；二、塞北的马和江南的戈同时拥有，说明起义军转战四方，为国讨逆，所向披靡，云集响应；三、“追风”“照日”这种形象化描写手法，烘托了逐鹿中原的紧张气氛，表现了起义军并吞山河的气势。

泻沧海而灌残茭，举昆仑而压小卵。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此句意为海水倾泻来浇一点微弱的光，举起昆仑山来压在一颗鸡蛋上。

【解析】这是作者在对比起义军力量和隋朝腐朽势力，作者把起义军比作“沧海”和“昆仑”，强大无比，而腐朽势力比作“残茭”和“小卵”，软弱不堪一击。这么悬殊的对比，胜负一望即知，任凭腐朽势力怎样垂死挣扎，都是无法与起义军相抗衡的，这无疑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增强了人民的信心。隋氏王朝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劫难逃。作者在排偶中糅合了夸张、比喻手法，更显得气势磅礴，一泻千里。

因其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势。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倒戈：指军队在战争中掉转枪口，攻击原来隶属的一方。

【解析】此句意为顺着隋朝军队的反叛心意，扩大我们势如破竹的攻势。617年李密连破兴洛、回洛等仓，自立为魏王，山东、河北一带义军纷纷归附，人数达几十万，这句话正是说的这个时期。“因”和“乘”在此都有“顺着，就着”之意，但二者不可对调，“因”侧重于指借助于某种条件，而“乘”主要指抓住某个时机，另处，“乘”在这里表达了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这两个字用得很妥帖。

燕巢卫幕，鱼游宋池，殄灭之期，匪朝伊暮。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鱼游宋池：宋王为捞宝珠而使鱼

千死。殄(tiǎn):消灭,灭绝。

【解析】此句意为燕子在帷幕上做巢,鱼游在宋国的池塘里,这都是很危险的,随时都可能灭亡,不是早上就是晚上。作者说此话意在劝说段达、韦津不要不识时务,自取灭亡。其中也包含着一个哲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其发展演进的过程。我们应该多留心坏的情况,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亡羊补牢,为时未晚”,避免酿成大祸。

牛酒献于军前,壶浆盈于道路。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牛酒:古时用来赏赐、慰劳的物品。壶浆:壶里盛的浓汁饮料。

【解析】此句意为起义军所到之所,百姓把慰问品送到军中,在路边摆满浆水给士兵们喝。四方群雄并起,互相配合,控制了国内局势,都期待着像武王集合诸侯在牧野战败纣王一样会合起来,彻底摧毁隋炀帝的统治。这句话通过百姓犒劳起义军表明了民心所向,强大的起义军给人民带来了改天换地的希望。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起义军如火燎原之势定将摧枯拉朽,革故鼎新。

富贵以重当年,忠贞以传奕叶。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奕叶:一代接一代。奕:累,重。叶:时期。

【解析】此句意为荣华富贵是为了活的时候有地位,忠贞是为了美好品德能够一代接一代流传下去。这是作者在劝说隋将归降,希望他们认清形势,弃暗投明,鸠集子弟,共建功业。这样不仅能沿袭世代富贵,使家族声势显赫,而且会因辅佐明主,使自己得到坚定忠贞的好名声。作者为归降者安排好了生前身后之事,敌将哪能不顺势归降呢?

黄河带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丽天,知我勤勤之志。

【注释】隋·祖君彦《为李密檄洛州文》。旦旦:诚恳貌。勤勤:殷勤。

【解析】此句意为黄河相信我信誓旦旦的一番言辞,没有什么能阻止我前进;光辉的太阳高高在上,它知道我为此做出的努力。“黄河带地”,作者用以强调起义军不怕任何艰难险阻——黄河不过一条带子宽,统一全国不费吹灰之力;“皎日丽天”句,作者用以说明起义军是为国讨逆,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上天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作者从人事、天意两方面为起义军找理论支持。

其语道也,必先淳朴而抑浮华;其论人也,必贵忠良而鄙邪佞。

【注释】唐·魏征《十渐不克终疏》。佞(nìng):巧言谄媚。

【解析】此句意为谈到治国之道，一定是把诚实朴素当做首要的事情而压抑浮华奢靡；评论人时候，则必定重视忠诚贤良之人而鄙夷邪恶奸佞的小人。这句话是魏征赞颂太宗即位之初的开明统治。说明有“贞观之治”局面的原因是“先淳朴”“贵忠良”，给太宗美好回忆和深刻反思，为下文论“渐不克终”的危机张本，立下了对比的目标。

公道溺于私情，礼节亏于嗜欲。

【注释】唐·魏征《十渐不克终疏》。此句意为公正的道理被私人的情面所取代，礼节因满足个人的嗜好和欲望而毁坏。

【解析】李世民帝王霸业接近巅峰，而骄侈之心也逐渐滋长，在这关键时刻，魏征这位经历过隋末农民起义风暴、亲眼看到以节俭著称的隋文帝苦心经营的帝业和富庶的隋朝在骄奢淫逸的隋炀帝统治下迅速覆灭的良臣，写了这篇著名奏疏，对太宗“奢纵”趋向表现出特殊的敏感和深切的忧虑。这句话总结太宗骄侈的原因是位尊天子，出言无人敢反对，以致私人感情决定一切，不能克己复礼。

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

【注释】唐·魏征《十渐不克终疏》。此句意为君子的胸怀，应该奉行仁义，弘扬盛德；小人的性格，才喜好谗和谄媚，以便为自己谋利益。

【解析】贞观初年，太宗求贤若渴，贤人所举荐者必重用。后来太宗全凭一己之好恶来决定任免，众多贤人举荐而得任用的人因有一人诋毁则见弃；多年任用的人，有的因一朝怀疑便被疏远。作者批评太宗不详细考察事情的根源，便轻易评论人的好坏，这使遵守常道的人日渐被疏远，小人得重用。这句话告诫太宗注意区别君子与小人之性。

结绳之政已薄矣。

【注释】唐·王绩《醉乡记》。结绳之政：上古未产生文字时，用绳打结的方法记事治政。薄：减损。

【解析】封建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思想。王绩对唐王朝不满，弃官归隐，作《醉乡记》宣扬醉乡功德，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这句话借黄帝醉乡归来感叹现行制度不合理：以人的智慧统治天下的社会已经走到尽头了，向往无为而治的大同社会。

兄弟以俗外相期，乡间以狂生见待。

【注释】唐·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期：许，待。间(lú)：里巷。

【解析】此句意为兄弟们认为我是超脱于世俗之外的人，乡亲们看我是一个狂人。王绩在贞观年间曾为太乐丞，一年多以后，辞职回到乡间，他有肥沃田地十几顷，足以耕作自养。不远处住着隐士仲长子光，炼丹药修身养性，王绩因为看重他贞节朴素，在河中岛上盖了房子，约他纵意琴酒。杜之松请王绩到绛州刺史署去丧礼，王绩写此信拒绝，这句话表示了自己乐于过任性率真，放达不拘的隐退生活，无意于世俗的功名富贵。

荫丹桂，藉白茅，浊酒一杯，清琴数弄，诚足乐也。

【注释】唐·杜之松《答王绩书》。此句意为隐藏在丹桂之下，垫坐于白茅之上，用未装饰的琴弹几支乐曲，这实在是乐事。

【解析】杜之松曾任绛州刺史，来拜访王绩，问他为什么想要隐居河畔，想要学习东汉严子陵吗？王绩不想见他。杜之松以他格调情趣高，不敢强迫他，每年赠送他美酒、鹿肉，与他诗书往来。杜之松得到王绩的回信后，写信表示对他隐居生活的赞赏，这句话是对来书“乡间以狂生见待”的回答，充分肯定王绩之乐。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鹜(wù)：野鸭。

【解析】这是写景名句，青天碧水，天水相接，上下浑然一色；彩霞自上而下，孤鹜自下而上，相映增辉，构成一幅色彩明丽而又上下浑成的绝妙好图。作者登楼作赋，放眼是辽阔天水，澄澈秋景，一切那么和谐、美好，仕途坎坷的作者目骋八方，思接千里，暂时忘却了失意的苦楚，全身心融入江南秋景之中，思绪追逐着落霞、孤鹜，淡入了秋水、长天。

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盈虚：变化消长。盈：充满。虚：中空。

【解析】上元二年(675年)九月，王勃回南海省亲，途中路经洪州，逢都督阎公在滕王阁大宴宾客，遂在宴会上挥毫写就此文。此句说面对秋水长天，叹服天地之辽阔，兴致正浓忽生感伤：万物变化消长有其定数，人也不得不屈服于命运。但这只是对历史人物和自身经历的感叹，作者并没有放弃追求。认识到“人生不得意十之八九”，则冲淡了心中的苦痛。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失路：比喻不得志。萍水

相逢：比喻偶然相遇，聚散无定。

【解析】作者远离京城，跋山涉水去边鄙之地——南海，探望做县令的父亲，旅途中层山阻隔不由使他想起仕途坎坷，报国无门。宴会上群贤毕至，赏佳景、属伟文，心胸开阔，兴致高昂；但相聚短暂，别离为多，宴会后，各奔他乡。面临这个巨大的心理落差，作者更为感伤：仕途辛酸从亲情、友情上都难以得到慰藉。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冯唐易老，《史记·冯唐列传》：“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李广难封：李广是汉武帝时名将，经常与匈奴作战，但始终没有立功封爵。

【解析】这句话说冯唐太容易衰老了，朝廷想重用他时，他已不能为官了；李广虽屡建战功，却终未能封侯。作者借历代怀才不遇的人物，表达有志难伸的悲慨，李广终其一生未能封侯，冯唐历仕三朝方得赏识，为时已晚。自己青春年少，英姿勃发，却报国无门，只能空视大好年华的流逝，等待冯唐、李广一样的命运。

君子见机，达人知命。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机：机会，合适的时候。达人：达观的、通达事理的人。

【解析】人格高尚的人不因个人利益而患得患失，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情；通达事理的人不会抱怨命运多舛，他能够正视苦难、承受苦难、战胜苦难。作者面对大好河山，感慨古人和自己难以驰骋其间、建功立业，又以此句振作精神，号召向前贤学习：安天乐命，修身养性，努力做些分内的事，等待着时机的到来。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青云之志：高尚的志向。

【解析】人到老年，不能意志消沉，而应朝气蓬勃；身处逆境，不能丧失上进的志气。不能因外界的物质引诱而寡廉鲜耻，也不能因处境艰苦而悒郁少欢。这句话笔力遒劲，音调铿锵，很好地表达了作者倍受压抑而依然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作者也以此勉励宇文新州莫因年华易逝和处境困顿而自暴自弃。片言居要，为全篇之警策。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东隅：日出处，比喻早年的时光。桑榆：日落处，比喻未来的日子。

【解析】这句话表示早年虽然失意，但拯时济世的信心并未泯灭。处困顿而情操不移，逆境中壮志弥坚。作者以跌宕之笔述志言情，事典繁多但贴切达意，气势流畅而语约意丰，展示了抑扬升沉的情感发展轨迹，披露了交织于内心的失望与希望，痛苦与追求，失意与奋进的复杂感情。

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què）之长风。

【注释】唐·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请缨：请求得到长缨，意为为国出征。弱冠：二十岁左右的人为弱冠。

【解析】这句话说我和终军一样年当弱冠，却不能够像他那样请求得到长缨，为国效命；但我始终有着班超一样投笔从戎的情怀和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的远大理想。一“有”一“无”表现出了交织于作者内心的理想与挫折，自己也像古人一样志向远大、意气风发，却空有报国之志，虚度青春年华。“无”在先、“有”在后，表明作者愈挫愈奋，豪情丝毫没有减退。

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

【注释】唐·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一抔（póu）之土：指高宗陵墓。六尺之孤：指嗣位的新君李显。

【解析】此句意为高宗托孤的话还在耳边回响，忠心怎么这么快就失去了；先帝尸骨未寒，托付群臣辅佐的中宗还在帝位吗？李敬业以恢复中宗帝位为号召，武装讨伐武曌，宾王作檄文。此语呼吁群臣不忘先帝厚恩，维护李唐王朝。宾王所以慷慨陈词，深层原因在于他长期怀信失志，深受压抑迫害，对武后政权强烈不满。这种情绪反映了一批人怀念贞观、永徽之治，反感武后残暴统治的共同心态。

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

【注释】唐·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先几之兆：事先的征兆。这句话说，看不清事先预兆。后至之诛，这句是说，迟迟不响应的，一定要按军法从事。

【解析】作者首段历数武氏之罪不容诛；次段写敬业正义之师，兵威马壮；最后以“凡诸爵赏，同指山河”正面鼓舞诸臣，以“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警策顽固派：要顺应民心讨逆，不要迟疑招致惩罚。号召建立在详尽分析基础上，撼人心魄，催人奋进。

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注释】唐·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域：在一定疆界内的地方，此

指国内。

【解析】这句话说请诸位看现在国内的形势，敬业正义之师为国讨逆，所过无不云集响应，武氏的天下已经不长久了。前文“事昭而理辨”，本句“气盛而辞断”，示之以大义，动之以刑赏之后，以本句为结尾，气势磅礴，充满必胜信心。雄文劲采，足以鼓舞斗志；事彰理辨，足以折服人心。

协人灵以取则，基化成而自远。

【注释】唐·李善《上文选注表》。此句意为圣人效法天文、地文创造了人文，使之成为教化的根本原则是由来久远了。

【解析】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撰的《文选》，是一部选录自周至齐的优秀文学作品，规模宏大的诗文总集。唐初以来，适应封建大一统文化的建设和文学的发展，《文选》日益成为士人家弦户诵之书。李善呈献《文选注》给高宗的上表，从天文之有日月繁星的照临，地文之有山岳河川的分布一直到这句话。这句话从文学的起源这个根本问题上强调了“文”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从而将《文选》的不朽价值也暗透出来，气脉宏远，气氛隆重。

不图正始之音，复睹于兹；可使建安作者，相视而笑。

【注释】唐·陈子昂《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正始之音：作为文学史上的所谓正始时代，是泛指魏王朝后期的。这里所说“正始之音”，指的是嵇、阮的诗。

【解析】齐梁以来，片面追求华采文饰的风气越来越盛，而寄托情志的传统则完全中断，陈子昂以为“文章道弊五百年”。这句话是他看到东方虬的托物寓志之作《咏孤桐篇》后写下的，他认为汉魏之际的诗歌多抒发诗人的理想抱负，慷慨任气，词语峻直，风格遒劲，是富于风骨的，以此赞扬东方虬上承汉魏风骨、风雅兴寄传统的文章正道，呼唤知音与同道一起担当救弊起衰的重任。

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任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

【注释】唐·陈子昂《谏用刑书》。

【解析】此句意为古代统治天下的君主，统治方法有三种。行王道的人教化百姓，推行仁义；行霸道的人威慑百姓，运用权力、智慧；强大的国家胁迫百姓，依靠刑罚。治国都愿意参照古代的方法，从中归纳、总结、学习。实施仁政，百姓得到教化，自然安乐；使用权智，需权力机构管理百姓，政策可能不合实际；采用刑罚更是只为树自己威严，而不体恤百姓。仁政不适合才能使用权智，再不适合可用刑罚，要看情况处理，尽量施行仁政。

刑者，政之末节也。

【注释】唐·陈子昂《谏用刑书》。此句意为刑罚是治理国家最差的手段。

【解析】武则天严于用刑，徐敬业起兵之后，她担心民心动摇，想要自己的权力威严制服天下，渐渐提拔起一些酷吏。周兴、来俊臣等人负责刑狱，在武则天指使下罗织罪名，陷害忠良，前后冤枉被杀害的人不可胜数。全国人民内心恐惧，道路以目。陈子昂当时任麟台正字，上书劝谏武后施行仁政。这句话说刑罚治国不可取，先王为平息暴乱，不得已才使用，现在天下安宁，百姓渴望和乐，用这种方法审察事理，平定纠纷是不妥当的，应该随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犹望乐业。

【注释】唐·陈子昂《谏用刑书》。蒸人：众人。

【解析】此句意为国家虽然有许多弊病，但还没有到土崩瓦解的地步，民众还渴望安居乐业的生活。隋炀帝大量征兵出战辽海，民心动荡，有了统治危机，杨玄感乘机起兵反叛，意欲篡权，但不到一个月就失败了。作者总结原因时说了这句话，认为民众对炀帝治理好国家还抱有希望，而对杨玄感反叛可能导致的天下大乱很担忧，所以不支持杨玄感，而支持炀帝。这句话也警醒武后注意把握天下较为安定的局势。

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图荣身之利。

【注释】唐·陈子昂《谏用刑书》。此句意为刀笔吏用酷刑向上是为迎合皇帝的心意，向下是为谋取自身的荣华富贵。

【解析】作者认为刀笔吏治狱难免滥施刑罚，因为他们待人尖酸、刻薄，以审理案件为人称道的，不过是他们办案急速、苛刻。文词周密而罗织罪名严密的，人们都称赞他公正，君主也称道他秉公执法，这就促成了他们杀人取利的作风。他们之所以使用酷刑办案原因就在于上面这句话，他们并非憎恨被杀者，而是借此谋利。这些人治理刑狱，怎能不乱，陈子昂向武后揭示用酷吏的弊端。

夫人情莫不自爱其身。

【注释】唐·陈子昂《谏用刑书》。此句意为从人的情感来讲，没有不爱惜自身的。

【解析】趋利避害、趋乐避苦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的正常要求，爱自身也兼爱他人，则人与人友善，社会安定。陈子昂此语劝武后设身处地替人民着想，若是朝廷滥施刑罚，人民时刻有性命之忧，就会人人惶恐，那些被冤枉的人更是嗟叹抱怨，这样的话，欢乐祥和的气氛就会被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就会失去，上天也会降灾惩罚。顺应民众自爱其身的心理，引导他们兼爱他人，施以仁政才

能做到。

人既失业，则祸乱之心怵然而生矣。

【注释】唐·陈子昂《谏用刑书》。此句意为人们在凶年没有收获，那么在恐惧中就会产生祸害叛乱之心。

【解析】人民是国家的根本，人民幸福安乐，国家才能繁荣昌盛；民生凋敝、流离失所则必然酿成祸端，最终使国家覆亡。陈子昂赞颂武后有圣德但委婉地说她不施于人民，致使年景不好，农夫哀怨；又说旱灾延续下去一定会大大影响生产，希望武后慎用刑罚，广施教化，会感动上天，风调雨顺。这句话以“祸乱之心”劝诫武后弃强霸之威而普施圣德。

安则乐生，危则思变。

【注释】唐·陈子昂《谏用刑书》。此句意为国泰民安则百姓热爱生命，辛勤劳作。若是国家局势动荡，风雨飘摇，那么百姓就容易起义，寻求更安稳的社会。

【解析】作者详细分析了民心所向、国家现状以及滥施刑狱的危害，向武后指出：国家经历战乱灾荒，百姓思安之心迫切，不应该用刑狱威慑他们。大举刑狱，必然会造就奸贼，倘若大狱不停，牵连的人越来越多，天下臣民就会疑惑不解，惟恐冤及无辜，人情汹汹。作者这句话根据人心向善的本性，主张安抚百姓，使他们有安全感，然后才能安居乐业。

性严简而尚倜傥之奇，爱廉贞而不拘介独之操。

【注释】唐·陈子昂《堂弟孜墓志铭》。此句意为性情谨严简括而崇尚风流倜傥之奇行，爱廉洁坚持操守却不拘于耿介孤高。

【解析】这是陈子昂对堂弟孜的评价：内敛而外张，修身而不避世。作者葬堂弟于祖坟，按辈分排列的坟墓边长满了高大树木，松柏成行，其父独爱石溪边山冈，孜也随父被葬于此。葬弟的文字表明了孜的家族颇有影响，孜的成长也必是克己复礼，然后形成自己独特个性。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孜必定重诺，不苟从，服道，崇明德。

含纯刚之德，有高代之行。

【注释】唐·陈子昂《堂弟孜墓志铭》。此句意为性情中蕴含极为纯洁，极其坚强的美德，行为高出同时代的人。

【解析】这句是对陈孜伯父（即子昂之父）的评价。得到这么高评价的人欣赏陈孜：“我们家世以儒术相传，代代有豪英雄秀之人，但还是害怕后来人不能

弘扬光大先人风范。一见到你,就觉得我们家道必振,你确实有超群的骨气、脱俗的风度,可以像骏马跨山越壑一样高驰于世。”可惜他的夭折使人们的期待化为泡影,作者甚为悲痛:上天不讲诚信?天道如此荒谬?

有大才无贵仕。

【注释】唐·张说《贞节君碣》。贵仕:高官。

【解析】这句话意思是有超群的才能却未能位居高官,是燕国公张说给阳鸿作的墓志铭中对阳鸿的评价。阳鸿风采卓异,学问博通,闲居十年,则教化一方人民;几次出仕辅佐县令,则政绩骄人。这样一个具有高尚品德和非凡才能的人却未能得到重用,只做过主簿、县尉一类下级官吏,确实是让人惋惜、慨叹的。封建社会官场结党营私、互相倾轧,孤高耿介者在其中难以容身,有大才的人做不了高官也就很常见。

天下壮其志而痛其事。

【注释】唐·张说《贞节君碣》。其事:指阳鸿考察地理,修正方志而写成的书卷被火烧毁一事。

【解析】阳鸿治学的重点在于治国谋略、忠孝节义,而非拘泥于章句之学,但又绝非空言虚论,而是注重实地调查,以此检验并修正前人著作。这种注重现实政治、注重实地考察、不迷信前人的学风,正是昌盛开扩时代所孕育的一代知识分子恢宏博达的精神风貌的反映。天下人钦敬他考察地理、修正方志的志向,为内容的失传而感到心痛。

淮海底绩,答勋效功。卒不言赏,赏亦不及。

【注释】唐·张说《贞节君碣》。答:报答,回报。效:模仿,效法。

【解析】孔子说“仁者必勇”,阳鸿也是这样尚任侠、重节义的士人。李敬业在润州起事,他率曲阿城兵民坚守,力屈被俘,暂降将以有为。终于脱身,率兵民保境拒敌。这句话说他此举有与大禹疏河入海、保境安民同样的功绩,却不求赏赐,也未得到赏赐。他通达权变、脱略小节的宏达作风,反映了当时士人精神风貌,他无意于功赏的淡泊品性得到的只是上层社会对他的冷落。

急友成哀,高义也;临危抗节,秉礼也;矫寇违祸,明智也;保邑匿勋,近仁也。

【注释】唐·张说《贞节君碣》。这句话意思是为朋友的苦难着急、哀痛是道义高尚的人;临危不惧、保全名节是严守礼节的人;假托降敌、全身避祸是通达权变的人;保境安民、不求功勋是接近儒家仁德标准的人。